明史/卷18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列傳第六十八 張寧 王徽 毛弘 丘弘 李森 魏元 强珍 王瑞 李俊 汪奎 湯鼐 姜綰 姜洪 曹璘 彭程 龐泮 呂獻 葉紳 胡獻 張弘至 屈伸 王獻臣 ◄

明史
卷一百八十一
列傳第六十九　徐溥 丘濬 劉健 謝遷 李東陽 王鏊 劉忠

► 列傳第七十 王恕 馬文升 劉大夏

◯徐溥邱濬劉健謝遷李東陽王鏊劉忠

徐溥

徐溥，字時用，宜興人。祖鑒，瓊州知府，有惠政。溥，景泰五年進士及第。授編修。憲宗初，擢左庶子，再遷太常卿兼學士。成化十五年拜禮部右侍郎，尋轉左，久之改吏部。孝宗嗣位，兼文淵閣大學士，參預機務。旋進禮部尚書。

弘治五年，劉吉罷，溥為首輔，屢加少傅、太子太傅。溥承劉吉恣睢之後，鎮以安靜，務守成法。與同列劉健、李東陽、謝遷等協心輔治，事有不可，輒共爭之。欽天監革職監正李華為昌國公張巒擇葬地，中旨復官。溥等言：「即位以來，未嘗有內降。幸門一開，未流安底。臣等不敢奉詔。」八年，太皇太后召崇王來朝，溥等與尚書倪嶽諫，帝為請乃已。占城奏安南侵擾，帝欲遣大臣往解。溥等言：「外國相侵，有司檄諭之足矣，無勞遣使。萬一抗令，則虧損國體，問罪興師，後患滋大。」於是罷不遣。

是年十二月，詔撰三清樂章。溥等言：「天至尊無對。漢祀五帝，儒者猶非之，況三清乃道家妄說耳。一天之上，安得有三大帝？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，以人鬼列天神，矯誣甚矣。郊祀樂章皆太祖所親制，今使制為時俗詞曲以享神明，褻瀆尤甚。臣等誦讀

儒書，邪說俚曲素所不習，不敢以非道事陛下。國家設文淵閣，命學士居之，誠欲其謨謀政事，講論經史，培養本原，匡弼闕失，非欲其阿諛順旨，惟言莫違也。今經筵早休，日講久曠，異端乘間而入。此皆臣等無狀，不足以啟聖心，保初政。憂愧之至，無以自容。數月以來，奉中旨處分未當者封還，執奏至再至三。願陛下曲賜聽從，俾臣等竭駑鈍，少有裨益，非但樂章一事而已。」奏入，帝嘉納之。

帝自八年後，視朝漸晏，溥等屢以為言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寵。十年二月，溥等上疏極論曰：「舊制，內殿日再進奏，事重者不時上聞，又常面召儒臣，咨訪政事。今奏事日止一次，朝參之外，不得一望天顏。章奏批答不時斷決，或稽留數月，或竟不施行。事多壅滯，有妨政體。經筵進講，每歲不過數日，正士疏遠，邪說得行。近聞有以齋醮修煉之說進者。宋徽宗崇道教，科儀符箓最盛，卒至乘輿播遷。金石之藥，性多酷烈。唐憲宗信柳泌以殞身，其禍可鑒。今龍虎山上清宮、神樂觀、祖師殿及內府番經廠皆焚毀無余，彼如有靈，何不自保？天厭其穢，亦已明甚。陛下若親近儒臣，明正道，行仁政，福祥善慶，不召自至，何假妖妄之說哉！自古奸人蠱惑君心者，必以太平無事為言。唐臣李絳有云：『憂先於事，可以無憂。事至而憂，無益於事。』今承平日久，溺於晏安。目前視之，雖若無事，然工役繁興，科斂百出，士馬罷敝，閭閻困窮，愁嘆之聲上幹和氣，致熒惑失度，太陽無光，天鳴地震，草木興妖，四方奏報殆無虛月，將來之患灼然可憂。陛下高居九重，言官皆畏罪緘默。臣等若復不言，誰肯為陛下言者。」帝感其言。

三月甲子，御文華殿，召見溥及劉健、李東陽、謝遷，授以諸司題奏曰：「與先生輩議。」溥等擬旨上，帝應手改定。事端多者，健請出外詳閱。帝曰：「盍就此面議。」既畢，賜茶而退。自成化間，憲宗召對彭時、商輅後，至此始再見，舉朝詡為盛事。然終溥在位，亦止此一召而已。

尋以災異求言，廷臣所上封事，經月不報，而言官論救何鼎忤旨待罪者久，溥等皆以為言。於是悉下諸章，而罷諸言官弗問。溥時年七十，引年求退，不許。詔風雨寒暑免朝參。

十一年，皇太子出閤，加少師兼太子太師，進華蓋殿大學士。以目疾乞歸。帝眷留，久之乃許，恩賚有加。逾年卒，贈太師，謚文靖。

溥性凝重有度，在內閣十二年，從容輔導。人有過誤，輒為掩覆，曰：「天生才甚難，

不忍以微瑕棄也。」屢遇大獄及逮系言官，委曲調劑。孝宗仁厚，多納溥等所言，天下陰受其福。嘗曰：「祖宗法度所以惠元元者備矣，患不能守耳。」卒無所更置。性至孝，嘗再廬墓。自奉甚薄，好施予。置義田八百畝贍宗族，請籍記於官，以垂永久，帝為復其徭役。

邱濬

邱濬，字仲深，瓊山人。幼孤，母李氏教之讀書，過目成誦。家貧無書，嘗走數百里借書，必得乃已。舉鄉試第一，景泰五年成進士。改庶吉士，授編修。濬既官翰林，見聞益廣，尤熟國家典故，以經濟自負。

成化元年，兩廣用兵，濬奏記大學士李賢，指陳形勢，纚纚數千言。賢善其計，聞之帝，命錄示總兵官趙輔、巡撫都御史韓雍。雍等破賊，雖不盡用其策，而濬以此名重公卿間。秩滿，進侍講。與修《英宗實錄》，進侍講學士。《續通鑒綱目》成，擢學士，遷國子祭酒。時經生文尚險怪，濬主南畿鄉試，分考會試皆痛抑之。及是，課國學生尤諄切告誡，返文體於正。尋進禮部右侍郎，掌祭酒事。

濬以真德秀《大學衍義》於治國平天下條目未具，乃博采群書補之。孝宗嗣位，表上其書，帝稱善，賚金幣，命所司刊行。特進禮部尚書，掌詹事府事。修《憲宗實錄》，充副總裁。弘治四年，書成，加太子太保，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。尚書入內閣者自濬始，時年七十一矣。濬以《衍義補》所載皆可見之行事，請摘其要者奏聞，下內閣議行之。帝報可。

明年，濬上言：「臣見成化時彗星三見，遍掃三垣，地五六百震。邇者彗星見天津，地震天鳴無虛日，異鳥三鳴於禁中。《春秋》二百四十年，書彗孛者三，地震者五，飛禽者二。今乃屢見於二十年之間，甚可畏也。願陛下體上天之仁愛，念祖宗之艱難，正身清心以立本而應務。謹好尚不惑於異端，節財用不至於耗國，公任使不失於偏聽。禁私謁，明義理，慎儉德，勤政務，則承風希寵、左道亂政之徒自不敢肆其奸，而天災弭矣。」因列時弊二十二事。帝納之。六年以目疾免朝參。

濬在位，嘗以寬大啟上心，忠厚變士習。顧性褊隘，嘗與劉健議事不合，至投冠於地。言官建白不當意，輒面折之。與王恕不相得，至不交一言。六年大計群吏，恕所奏罷二千人。濬請未及三載者復任，非貪暴有顯跡者勿斥，留九十人。恕爭之不得，求去。太

醫院判劉文泰嘗往來濬家，以失職訐恕，恕疑文泰受濬指，而言者嘩然，言疏稿出濬手。恕竟坐罷，人以是大不直濬。給事中毛呈，御史宋惠、周津等交章劾濬不可居相位，帝不問。逾年，加少保。八年卒，年七十六。贈太傅，謚文莊。

濬廉介，所居邸第極湫隘，四十年不易。性嗜學，既老，右目失明，猶披覽不輟。議論好矯激，聞者駭愕。至修《英宗實錄》，有言於謙之死當以不軌書者。濬曰：「己巳之變，微於公社稷危矣。事久論定，誣不可不白。」其持正又如此。正德中，以巡按御史言賜祠於鄉。曰「景賢」。

劉健

劉健，字希賢，洛陽人。父亮，三原教諭，有學行。健少端重，與同邑閻禹錫、白良輔遊，得河東薛瑄之傳。舉天順四年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編修。謝交遊，鍵戶讀書，人以木強目之。然練習典故，有經濟誌。

成化初，修《英宗實錄》，起之憂中，固辭，不許。書成，進修撰，三遷至少詹事，充東宮講官，受知於孝宗。既即位，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，入內閣參預機務。弘治四年進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，累加太子太保，改武英殿。十一年春，進少傅兼太子太傅，代徐溥為首輔。

健學問深粹，正色敢言，以身任天下之重。清寧宮災，太監李廣有罪自殺。健與同列李東陽、謝遷疏言：「古帝王未有不遇災而懼者。向來奸佞熒惑聖聽，賄賂公行，賞罰失當，災異之積，正此之由。今幸元惡殄喪，聖心開悟，而余慝未除，宿弊未革。伏願奮發勵精，進賢黜奸，明示賞罰。凡所當行，斷在不疑，毋更因循，以貽後悔。」帝方嘉納其言，而廣黨蔡昭等旋取旨予廣祭葬、祠額。健等力諫，僅寢祠額。南北言官指陳時政，頻有所論劾，一切皆不問。國子生江容劾健、東陽杜抑言路。帝慰留健、東陽，而下容於獄，二人力救得釋。

十三年四月，大同告警，京師戒嚴。兵部請甄別京營諸將，帝召健及東陽、遷至平臺面議去留。乃去遂安伯陳韶等三人，而召鎮遠侯顧溥督團營。時帝視朝頗晏，健等以為言，頷之而已。

十四年秋，帝以軍興缺餉，屢下廷議。健等言：「天下之財，其生有限。今光祿歲供增

數十倍，諸方織作務為新巧，齋醮日費鉅萬。太倉所儲不足餉戰士，而內府取入動四五十萬。宗藩、貴戚之求土田奪鹽利者，亦數千萬計。土木日興，科斂不已。傳奉冗官之俸薪，內府工匠之餼廩，歲增月積，無有窮期，財安得不匱？今陝西、遼東邊患方殷，湖廣、貴州軍旅繼動，不知何以應之。望陛下絕無益之費，躬行節儉，為中外倡，而令群臣得畢獻其誠，講求革弊之策，天下幸甚。」明年四月，以災異陳勤朝講、節財用、罷齋醮、公賞罰數事。及冬，南京、鳳陽大水，廷臣多上言時務，久之不下。健等因極陳怠政之失，請勤聽斷以振紀綱，帝皆嘉納。《大明會典》成，加少師兼太子太師、吏部尚書、華蓋殿大學士。與東陽、遷同賜蟒衣。閣臣賜蟒自健等始。

帝孝事兩宮太后甚謹，而兩宮皆好佛、老。先是，清寧宮成，命灌頂國師設壇慶贊，又遣中官賫真武像，建醮武當山，使使詣泰山進神袍，或白晝散燈市上。帝重違太后意，曲從之，而健等諫甚力。十五年六月詔擬《釋迦啞塔像贊》，十七年二月詔建延壽塔朝陽門外，除道士杜永祺等五人為真人，皆以健等力諫得寢。

是年夏，小王子謀犯大同，帝召見閣臣。健請簡京營大帥，因言京軍怯不任戰，請自今罷其役作以養銳氣。帝然之。退復條上防邊事宜，悉報允。未幾，邊警狎至，帝惑中官苗逵言，銳欲出師。健與東陽、遷委曲阻之，帝意猶未回。兵部尚書劉大夏亦言京軍不可動，乃止。

帝自十三年召對健等後，閣臣希得進見。及是在位久，益明習政事，數召見大臣，欲以次革煩苛，除宿弊。嘗論及理財，東陽極言鹽政弊壞，由陳乞者眾，因而私販數倍。健進曰：「太祖時茶法始行，駙馬歐陽倫以私販坐死，高皇后不能救。如倫事，孰敢為陛下言者？」帝曰：「非不敢言，不肯言耳。」遂詔戶部核利弊，具議以聞。

當是時，健等三人同心輔政，竭情盡慮，知無不言。初或有從有不從，既乃益見信，所奏請無不納，呼為「先生」而不名。每進見，帝輒屏左右。左右間從屏間竊聽，但聞帝數數稱善。諸進退文武大臣，厘飭屯田、鹽、馬諸政，健翊贊為多。

未幾，帝疾大漸，召健等入乾清宮。帝力疾起坐，自敘即位始末甚詳，令近侍書之。已，執健手曰：「先生輩輔導良苦。東宮聰明，但年尚幼，好逸樂。先生輩常勸之讀書，輔為賢主。」健等欷歔，頓首受命而出。翌日帝崩。

武宗嗣位，健等厘諸弊政，凡孝宗所欲興罷者，悉以遺詔行之。劉瑾者，東宮舊豎也，

與馬永成、谷大用、魏彬、張永、邱聚、高鳳、羅祥等八人俱用事，時謂之「八黨」。日導帝遊戲，詔條率沮格不舉。京師淫雨自六月至八月。健等乃上言：「陛下登極詔出，中外歡呼，想望太平。今兩月矣，未聞汰冗員幾何，省冗費幾何。詔書所載，徒為空文。此陰陽所以失調，雨旸所以不若也。如監局、倉庫、城門及四方守備內臣增置數倍，朝廷養軍匠費鉅萬計，僅足供其役使，寧可不汰？文武臣曠職僨事、虛糜廩祿者，寧可不黜？畫史、工匠濫授官職者多至數百人，寧可不罷？內承運庫累歲支銀數百餘萬，初無文簿，司鑰庫貯錢數百萬，未知有無，寧可不勾校？至如縱內苑珍禽奇獸，放遣先朝宮人，皆新政所當先，而陛下悉牽制不行，何以尉四海之望？」帝雖溫詔答之，而左右宦豎日恣，增益且日眾。享祀郊廟，帶刀被甲擁駕後。內府諸監局僉書多者至百數十人，光祿日供騶益數倍。健等極陳其弊，請勤政、講學，報聞而已。

正德元年二月，帝從尚書韓文言，畿甸皇莊令有司征課，而每莊仍留宦官一人、校尉十人。健等言「皇莊既以進奉兩宮，自宜悉委有司，不當仍主以私人，反失朝廷尊親之意」，因備言內臣管莊擾民。不省。

吏、戶、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爭職掌為近習所撓。健等擬旨，上不從，令再擬。健等力諫，謂：「奸商譚景清之沮壞鹽政，北征將士之無功授官，武臣神英之負罪玩法，御用監書篆之濫收考較，皆以一二人私恩，壞百年定制。況今政令維新，而地震天鳴，白虹貫日，恒星晝見，太陽無光。內賊縱橫，外寇猖獗。財匱民窮，怨謗交作。而中外臣仆方且乘機作奸，排忠直猶仇讎，保奸回如骨肉。日復一日，愈甚於前，禍變之來恐當不遠。臣等受知先帝，叨任腹心。邇者旨從中下，略不與聞。有所擬議，竟從改易。似此之類，不可悉舉。若復顧惜身家，共為阿順，則罔上誤國，死有餘辜。所擬四疏，不敢更易，謹以原擬封進。」不報。

居數日，又言：「臣等遭逢先帝，臨終顧命，惓惓以陛下為托，痛心刻骨，誓以死報。即位詔書，天下延頸，而朝令夕改，迄無寧日。百官庶府，仿效成風，非惟廢格不行，抑且變易殆盡。建言者以為多言，幹事者以為生事，累章執奏謂之瀆擾，厘剔弊政謂之紛更。憂在於民生國計，則若罔聞知，事涉於近幸貴戚，則牢不可破。臣等心知不可，義當盡言。比為鹽法、賞功諸事，極陳利害，拱俟數日，未蒙批答。若以臣等言是，宜賜施行，所言如非，即當斥責。乃留中不報，視之若無。政出多門，咎歸臣等。宋儒朱子有言『一日立乎其位，則一日業乎其官；一日不得乎其官，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。』若冒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，既負先帝，又負陛下，天下後世其謂臣何？伏乞聖明矜察，特賜退休。」帝優旨慰留之，疏仍不下。

越五日，健等復上疏，歷數政令十失，指斥貴戚、近幸尤切。因再申前請。帝不得已，始下前疏，命所司詳議。健知誌終不行，首上章乞骸骨，李東陽、謝遷繼之，帝皆不許。既而所司議上，一如健等指。帝勉從之，由是諸失利者咸切齒。

六月庚午復上言：「近日以來，免朝大多，奏事漸晚，遊戲漸廣，經筵日講直命停止。臣等愚昧，不知陛下宮中復有何事急於此者。夫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，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心，鷹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於朝廷，弓矢甲冑戰鬥之象不可施於宮禁。今聖學久曠，正人不親，直言不聞，下情不達，而此數者雜交於前，臣不勝憂懼。」帝曰：「朕聞帝王不能無過，貴改過。卿等言是，朕當行之。」健等乃錄廷臣所陳時政切要者，請置坐隅朝夕省覽：曰無單騎馳驅，輕出宮禁；曰無頻幸監局，泛舟海子；曰無事鷹犬彈射；曰無納內侍進獻飲膳。疏入，報聞。

先是，孝宗山陵畢，健等即請開經筵。常初勉應之，後數以朝謁兩宮停講，或云擇日乘馬。健等陳諫甚切至。八月，帝既大婚，健等又請開講。命俟九月，至期又命停午講。健等以先帝故事，日再進講，力爭不得。

當是時，健等懇切疏諫者屢矣，而帝以狎近群小，終不能改。既而遣中官崔杲等督織造，乞鹽萬二千引。所司執奏，給事中陶諧、徐昂，御史杜旻、邵清、楊儀等先後諫，健等亦言不可。帝召健等至暖閣面議，頗有所詰問，健等皆以正對。帝不能難，最後正色曰：「天下事豈皆內官所壞？朝臣壞事者十常六七，先生輩亦自知之。」因命鹽引悉如杲請。健等退，再上章言不可。帝自愧失言，乃俞健等所奏。於是中外咸悅，以帝庶幾改過。

健等遂謀去「八黨」，連章請誅之。言官亦交論群閹罪狀，健及遷、東陽持其章甚力。帝遣司禮詣閣曰：「朕且改矣，其為朕曲赦若曹。」健等言：「此皆得罪祖宗，非陛下所得赦。」復上言曰：「人君之於小人，不知而誤用，天下尚望其知而去之。知而不去則小人愈肆。君子愈危，不至於亂亡不已。且邪正不並立，今舉朝欲決去此數人，陛下又知其罪而故留之左右，非特朝臣疑懼，此數人亦不自安。上下相猜，中外不協，禍亂之機始此矣。」不聽。健等以去就爭。瑾等八人窘甚，相對涕泣。而尚書韓文等疏復入，於是帝命司禮王嶽等詣閣議，一日三至，欲安置瑾等南京。遷欲遂誅之，健推案哭曰：「先帝臨崩，執老臣手，付以大事。今陵土未乾，使若輩敗壞至此，臣死何面目見先帝！」聲色俱厲。嶽素剛正疾邪，慨然曰：「閣議是。」其儕範亨、徐智等亦以為然。是夜，八人益急，環泣帝前。帝怒，立收嶽等下詔獄，而健等不知，方倚嶽內應。明日，韓文

倡九卿伏闕固爭，健逆謂曰：「事且濟，公等第堅持。」頃之，事大變，八人皆宥不問，而瑾掌司禮。健、遷遂乞致仕，賜敕給驛歸，月廩、歲夫如故事。

健去，瑾憾不已。明年三月辛未詔列五十三人為奸黨，榜示朝堂，以健為首。又二年削籍為民，追奪誥命。瑾誅，復官，致仕。後聞帝數巡遊，輒嘆息不食曰：「吾負先帝。」世宗立，命行人賚敕存問，以司馬光、文彥博為比，賜賚有加。及年躋九十，詔撫臣就第致束帛、餼羊、上尊，官其孫成學中書舍人。嘉靖五年卒，年九十四。遺表數千言，勸帝正身勤學，親賢遠佞。帝震悼，賜恤甚厚，贈太師，謚文靖。

健器局嚴整，正己率下。朝退，僚寀私謁，不交一言。許進輩七人欲推焦芳入吏部，健曰：「老夫不久歸田，此座即焦有，恐諸公俱受其害耳。」後七人果為芳所擠。

東陽以詩文引後進，海內士皆抵掌談文學，健若不聞，獨教人治經窮理。其事業光明俊偉，明世輔臣鮮有比者。孫望之，進士。

謝遷、謝迪

謝遷，字於喬，餘姚人。成化十年鄉試第一。明年舉進士，復第一。授修撰，累遷左庶子。

弘治元年春，中官郭鏞請豫選妃嬪備六宮。遷上言：「山陵未畢，禮當有待。祥禫之期，歲亦不遠。陛下富於春秋，請俟諒陰既終，徐議未晚。」尚書周洪謨等如遷議，從之。帝居東宮時，遷已為講官，及是，與日講，務積誠開帝意。前夕必正衣冠習誦，及進講，敷詞詳切，帝數稱善。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。

八年詔同李東陽入內閣參預機務。遷時居憂，力辭，服除始拜命。進詹事兼官如故，皇太子出閣，加太子少保、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。上疏勸太子親賢遠佞，勤學問，戒逸豫，帝嘉之。尚書馬文升以大同邊警，餉饋不足，請加南方兩稅折銀。遷曰：「先朝以南方賦重，故折銀以寬之。若復議加，恐民不堪命。且足國在節用，用度無節，雖加賦奚益。」尚書倪嶽亦爭之，議遂寢。

孝宗晚年慨然欲厘弊政。而內府諸庫及倉場、馬坊中官作奸骫法，不可究詰。御馬監、騰驤四衛勇士自以禁軍不隸兵部，率空名支餉，其弊尤甚。遷乘間言之，帝令擬旨禁約。

遷曰：「虛言設禁無益，宜令曹司搜剔弊端，明白奏聞。然後嚴立條約，有犯必誅，庶積蠹可去。」帝俞允之。

遷儀觀俊偉，秉節直亮。與劉健、李東陽同輔政，而遷見事明敏，善持論。時人為之語曰：「李公謀，劉公斷，謝公尤侃侃。」天下稱賢相。

武宗嗣位，屢加少傅兼太子太傅。數諫，帝弗聽。因天變求去甚力，帝輒慰留。及請誅劉瑾不克，遂與健同致仕歸，禮數俱如健。而瑾怨遷未已。焦芳既附瑾入內閣，亦憾遷嘗舉王鏊、吳寬自代，不及己，乃取中旨勒罷其弟兵部主事迪，斥其子編修丕為民。

四年二月，以浙江應詔所舉懷才抱德士餘姚周禮、徐子元、許龍，上虞徐文彪，皆遷同鄉，而草詔由健，欲因此為二人罪。矯旨謂「餘姚隱士何多，此必徇私援引」，下禮等詔獄，詞連健、遷。瑾欲逮健、遷，籍其家，東陽力解。芳從旁厲聲曰：「縱輕貸，亦當除名！」旨下，如芳言，禮等咸戍邊。尚書劉宇復劾兩司以上訪舉失實，坐罰米，有削籍者。且詔自今餘姚人毋選京官，著為令。其年十二月，言官希瑾指，請奪健、遷及尚書馬文升、劉大夏、韓文、許進等誥命，詔並追還所賜玉帶服物。同時奪誥命者六百七十五人。當是時，人皆為遷危，而遷與客圍棋、賦詩自若。瑾誅，復職，致仕。

世宗即位，遣使存問，起迪參議，丕復官翰林。遷乃遣子正入謝。勸帝勤學、法祖、納諫，優旨答之。嘉靖二年復詔有司存問。六年，大學士費宏舉遷自代，楊一清欲阻張璁，亦力舉遷。帝乃遣行人賚手敕即家起之，命撫、按官敦促上道。遷年七十九矣，不得已拜命，比至，而璁已入閣，一清以官尊於遷無相下意。遷居位數月，力求去。帝待遷愈厚，以天寒免朝參，除夕賜御製詩。及以病告，則遣醫賜藥餌，光祿致酒饌，使者相望於道。遷竟以次年三月辭歸。十年卒於家，年八十有三。贈太傅，謚文正。

迪仕至廣東布政使。丕鄉試第一，弘治末進士及第。歷官吏部左侍郎，贈禮部尚書。

李東陽

李東陽，字賓之，茶陵人，以戍籍居京師。四歲能作徑尺書，景帝召試之，甚喜，抱置膝上，賜果鈔。後兩召講《尚書》大義，稱旨，命入京學。天順八年，年十八，成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累遷侍講學士，充東宮講官。

弘治四年，《憲宗實錄》成，由左庶子兼侍講學士，進太常少卿，兼官如故。五年，旱災求言。東陽條摘《孟子》七篇大義，附以時政得失，累數千言，上之。帝稱善。閣臣徐溥等以詔敕繁，請如先朝王直故事，設官專領。乃擢東陽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，入內閣專典誥敕。八年以本官直文淵閣參預機務，與謝遷同日登用。久之，進太子少保、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。

十七年，重建闕里廟成，奉命往祭。還，上疏言：

臣奉使遄行，適遇亢旱。天津一路，夏麥已枯，秋禾未種，挽舟者無完衣，荷鋤者有菜色。盜賊縱橫，青州尤甚。南來人言：江南、浙東流亡載道，戶口消耗，軍伍空虛，庫無旬日之儲，官缺累歲之俸。東南，財賦所出，一歲之饑已至於此；北地{此口}窳，素無積聚，今秋再歉，何以堪之。事變之生，恐不可測。臣自非經過其地，則雖久處官曹，日理章疏，猶不得其詳，況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？

臣訪之道路，皆言冗食太眾，國用無經。差役頻煩，科派重疊。京城土木繁興，供役軍士財力交殫，每遇班操，寧死不赴。勢家巨族，田連郡縣，猶請乞不已。親王之藩，供億至二三十萬。遊手之徒，托名皇親仆從，每於關津都會大張市肆，網羅商稅。國家建都於北，仰給東南，商賈驚散，大非細故。更有織造內官，縱群小掊擊，閘河官吏莫不奔駭，鬻販窮民所在騷然，此又臣所目擊者。

夫閭閻之情，郡縣不得而知也；郡縣之情，廟堂不得而知也；廟堂之情，九重亦不得而知也；始於容隱，成於蒙蔽。容隱之端甚小，蒙蔽之禍甚深。臣在山東，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，敕群臣盡言無諱。然詔旨頻降，章疏畢陳，而事關內廷、貴戚者，動為掣肘，累歲經時，俱見遏罷。誠恐今日所言，又為虛文。乞取從前內外條奏，詳加采擇，斷在必行。

帝嘉嘆，悉付所司。

是時，帝數召閣臣面議政事。東陽與首輔劉健等竭心獻納，時政闕失必盡言極諫。東陽工古文，閣中疏草多屬之。疏出，天下傳誦。明年，與劉健、謝遷同受顧命。

武宗立，屢加少傅兼太子太傅。劉瑾入司禮，東陽與健、遷即日辭位。中旨去健、遷，而東陽獨留。恥之，再疏懇請，不許。初，健、遷持議欲誅瑾，詞甚厲，惟東陽少緩，

故獨留。健、遷瀕行，東陽祖餞泣下。健正色曰：「何泣為？使當日力爭，與我輩同去矣。」東陽默然。

瑾既得志，務摧抑縉紳。而焦芳入閣助之虐，老臣、忠直士放逐殆盡。東陽悒悒不得誌，亦委蛇避禍。而焦芳嫉其位己上，日夕構之瑾。先是，東陽奉命編《通鑒纂要》。既成，瑾令人摘筆畫小疵，除謄錄官數人名，欲因以及東陽。東陽大窘，屬芳與張彩為解，乃已。

瑾兇暴日甚，無所不訕侮，於東陽猶陽禮敬。凡瑾所為亂政，東陽彌縫其間，亦多所補救。尚寶卿崔璿、副使姚祥、郎中張瑋以違制乘肩輿，從者妄索驛馬，給事中安奎、御史張彧以核邊餉失瑾意，皆荷重校幾死。東陽力救，璿等謫戍，奎、彧釋為民。

三年六月壬辰，朝退，有遺匿名書於御道數瑾罪者，詔百官悉跪奉天門外。頃之，執庶僚三百餘人下詔獄。次日，東陽等力救，會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為，眾獲宥。後數日，東陽疏言寬恤數事，章下所司。既而戶部覆奏，言糧草虧折，自有專司，巡撫官總領大綱，宜從輕減。瑾大怒，矯旨詰責數百言，中外駭嘆。瑾患盜賊日滋，欲戍其家屬並鄰里及為之囊橐者。或自陳獲盜七十人，所司欲以新例從事。東陽言，如是則百年之案皆可追論也，乃免。劉健、謝遷、劉大夏、楊一清及平江伯陳熊輩幾得危禍，皆賴東陽而解。其潛移默奪，保全善類，天下陰受其庇。而氣節之士多非之。侍郎羅玘上書勸其早退，至請削門生籍。東陽得書，俯首長嘆而已。

焦芳既與中人為一，王鏊雖持正，不能與瑾抗，東陽乃援楊廷和共事，差倚以自強。已而鏊辭位，代者劉宇、曹元皆瑾黨，東陽勢益孤。東陽前已加少師兼太子太師，後瑾欲加芳官，詔東陽食正一品祿。四年五月，《孝宗實錄》成，編纂諸臣當序遷，所司援《會典》故事。詔以劉健等前纂修《會典》多糜費，皆奪升職，東陽亦坐降俸。居數日，乃以《實錄》功復之。

五年春，久旱，下詔恤刑。東陽等因上詔書所未及者數條，帝悉從之。而法司畏瑾，減死者止二人。其秋，瑾誅，東陽乃上疏自列曰：「臣備員禁近，與瑾職掌相關。凡調旨撰敕，或被駁再三，或徑自改竄，或持回私室，假手他人，或遞出謄黃，逼令落橐，真假混淆，無從別白。臣雖委曲匡持，期於少濟，而因循隱忍，所損亦多。理宜黜罷。」帝慰留之。

寘鐇平，加特進左柱國，蔭一子尚寶司丞，為御史張芹所劾。帝怒，奪芹俸。東陽亦乞休辭蔭，不許。時焦芳、曹元已罷，而劉忠、梁儲入，政事一新。然張永、魏彬、馬永成、谷大用等猶用事，帝嬉遊如故。皇子未生，多居宿於外。又議大興豹房之役，建寺觀禁中。東陽等憂之，前後上章切諫，不報。七年，東陽等以京師及山西、陝西、雲南、福建相繼地震，而帝講筵不舉，視朝久曠，宗社祭享不親，禁門出入無度，谷大用仍開西廠，屢上疏極諫，帝亦終不聽。

九載秩滿，兼支大學士俸。河南賊平，蔭子世錦衣千戶。再疏力辭，改蔭六品文官。其冬，帝欲調宣府軍三千入衛，而以京軍更番戍邊。東陽等力持不可，大臣、臺諫皆以為言。中官旁午索草敕，帝坐乾清宮門趣之，東陽等終不奉詔。明日竟出內降行之，江彬等遂以邊兵入豹房矣。東陽以老疾乞休，前後章數上，至是始許。賜敕、給廩隸如故事。又四年卒，年七十。贈太師，謚文正。

東陽事父淳有孝行。初官翰林時，常飲酒至夜深，父不就寢，忍寒待其歸，自此終身不夜飲於外。為文典雅流麗，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。工篆隸書，碑版篇翰流播四裔。獎成後進，推挽才彥，學士大夫出其門者，悉粲然有所成就。自明興以來，宰臣以文章領袖縉紳者，楊士奇後，東陽而已。立朝五十年，清節不渝。既罷政居家，請詩文書篆者填塞戶限，頗資以給朝夕。一日，夫人方進紙墨，東陽有倦色。夫人笑曰：「今日設客，可使案無魚菜耶？」乃欣然命筆，移時而罷，其風操如此。

王鏊

王鏊，字濟之，吳人。父琬，光化知縣。鏊年十六，隨父讀書，國子監諸生爭傳誦其文。侍郎葉盛、提學御史陳選奇之，稱為天下士。成化十年鄉試，明年會試，俱第一。廷試第三，授編修。杜門讀書，避遠權勢。

弘治初，遷侍講學士，充講官。中貴李廣導帝遊西苑，鏊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，反復規切，帝為動容。講罷，謂廣曰：「講官指若曹耳。」壽寧侯張巒故與鏊有連，及巒貴，鏊絕不與通。東宮出閣，大臣請選正人為宮僚，鏊以本官兼諭德。尋轉少詹事，擢吏部右侍郎。

嘗奏陳邊計，略言：「昨火篩入寇大同，陛下宵旰不寧，而緣邊諸將皆嬰城守，無一人敢當其鋒者，此臣所不解也。臣竊謂今日火篩、小王子不足畏，而嬖幸亂政，功罪不明，

委任不專，法令不行，邊圉空虛，深可畏也。比年邊將失律，往往令戴罪殺賊。副總兵姚信擁兵不進，亦得逃罪。此人心所以日懈，士氣所以不振也。望陛下大奮乾剛，時召大臣，咨詢邊將勇怯。有罪必罰，有功必賞，專主將之權。起致仕尚書秦紘為總制，節制諸邊，提督右都御史史琳坐鎮京營，遙為聲援。厚恤沿邊死事之家，召募邊方驍勇之士，用間以攜其部曲。分兵掩擊，出奇制勝，寇必不敢長驅深入。」從之。又言：「宜仿前代制科，如博學宏詞之類，以收異材。六年一舉，尤異者授以清要之職，有官者加秩。數年之後，士類濯磨，必以通經學古為高，脫去謏聞之陋。」時不能用。尋以父憂歸。

正德元年四月起左侍郎，與韓文諸大臣請誅劉瑾等「八黨」。俄瑾入司禮，大學士劉健、謝遷相繼去，內閣止李東陽一人。瑾欲引焦芳，廷議獨推鏊。瑾迫公論，命以本官兼學士與芳同入內閣。逾月，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。明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。

景帝汪后薨，疑其禮。鏊曰：「妃廢不以罪，宜復故號，葬以妃，祭以後。」乃命輟朝，致祭如制。憲宗廢后吳氏之喪，瑾議欲焚之以滅跡，曰「不可以成服」。鏊曰：「服可以不成，葬不可薄也。」從之。尚寶卿崔璿等三人荷校幾死。鏊謂瑾曰：「士可殺，不可辱。今辱且殺之，吾尚何顏居此。」李東陽亦力救，璿等得遣戍。瑾銜尚書韓文，必欲殺之，又欲以他事中健、遷，鏊前後力救得免。或惡楊一清於瑾，謂築邊墻糜費。鏊爭曰：「一清為國修邊，安得以功為罪。」瑾怒劉大夏，逮至京，欲坐以激變罪死。鏊爭曰：「岑猛但遷延不行耳，未叛何名激變？」時中外大權悉歸瑾，鏊初開誠與言，間聽納。而芳專弇阿，瑾橫彌甚，禍流縉神。鏊不能救，力求去。四年，疏三上，許之。賜璽書、乘傳、有司給廩隸，咸如故事。家居十四年，廷臣交薦不起。

世宗即位，遣行人存問。鏊疏謝，因上講學、親政二篇。帝優詔報聞，官一子中書舍人。嘉靖三年復詔有司存問。未幾卒，年七十五。贈太傅，謚文恪。

鏊博學有識鑒，文章爾雅，議論明暢。晚著《性善論》一篇，王守仁見之曰：「王公深造，世未能盡也。」少善制舉義，後數典鄉試，程文魁一代。取士尚經術，險詭者一切屏去。弘、正間，文體為一變。

劉忠

劉忠，字司直，陳留人。成化十四年進士。改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弘治四年，《憲宗實錄》

成，遷侍講，直經筵，尋兼侍東宮講讀。又九年進侍讀學士。

武宗即位，以宮寮擢學士，掌翰林院，仍直經筵。正德二年，劉瑾用事，日導帝遊戲，亂祖宗舊章。忠上言戒逸遊、崇正學數事。已，因進講與楊廷和傅經義，規帝闕失，而指斥近幸尤切。帝謂瑾曰：「經筵，講書耳，浮詞何為？」瑾素惡兩人，因諷吏部尚書許進出之南京。南京諸部惟右侍郎一人，進特請用為禮部左侍郎。命下，外議籍籍，進患之，甫兩月，即擢忠本部尚書。其冬，就改吏部。時留都一御史，素驕橫；一郎中，張彩所昵也，秩滿，皆署下考。疾吏胥詭名寄籍，督諸曹核汰千人。大計京官，所黜多於前。又疏請不時糾劾，以示勸懲，無待六年考黜。詔可之。忠在南京正直有風采。然是時，瑾方以嚴苛折辱士大夫，而忠操繩墨待下，糾劾過峻。時論遂謂忠附會瑾意，頗歸怨焉。

五年二月改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，專典制詔。兩疏乞休，不報。瑾誅，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，入閣預機務。甫數日，以平寧夏功，加少傅兼太子太傅。故事，閣臣加官無遽至三孤者。忠無功驟得，不自安，連疏固辭，不許。瑾雖誅，張永、魏彬輩擅政，大臣復爭與交歡，忠獨無所顧。永嘗遣廖鵬謁忠，忠仆隸遇之，又卻其饋，由是與永輩左。前後乞休疏七八上，皆慰留。明年命典會試。甫畢，帝以試錄文義多舛，召李東陽示之。忠知為中官所掎，乞省墓。詔乘傳還。抵家，再上章乞致仕，報許。給月廩、歲隸終其身。

世宗即位，屢薦不起。遣行人存問，忠奏謝，因有所獻納，帝褒其忠愛。嘉靖二年卒，年七十二。贈太保，謚文肅。

贊曰：徐溥以寬厚著，邱濬以博綜聞。觀其指事陳言，懇懇焉為憂盛危明之計，可謂勤矣。劉健、謝遷正色直道，蹇蹇匪躬。閹豎亂政，秉義固諍。誌雖不就，而剛嚴之節始終不渝。有明賢宰輔，自三楊外，前有彭、商，後稱劉、謝，庶乎以道事君者歟。李東陽以依違蒙詬，然善類賴以扶持，所全不少。大臣同國休戚，非可以決去為高，遠蹈為潔，顧其誌何如耳。王鏊、劉忠持正不阿，奉身早退。此誠明去就之節，烏能委蛇俯仰以為容悅哉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